

# 元代大書家鄧文原及其書跡

傳 申

## 前 言

鄧文原爲元初三大書家之一，與趙孟頫、鮮于樞並稱，但是由於他的書跡傳世較少，聲光及個性不及鮮、趙二人特出，所以近世對他的了解是遠不及二家的。

本文之作在簡介他的生平，並搜集目前已見及發表的鄧氏書跡作全面的介紹，並區別其真偽，使讀者略知其人，兼對其書跡及書風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 鄧氏生平簡介

鄧氏生於南宋末開慶元年（一二五九），卒於元代天曆元年（一二三八），字善之，一字匪石，人稱素履先生，博學工古文，其先祖本長安人，先遷蜀之綿州，再遷浙之錢塘，遂爲杭州人。然鄧氏自署常冠以「巴西」二字，示不忘本也。

茲依元史卷一七二本傳及黃溍撰鄧公神道碑（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六）及吳澄撰鄧氏神道碑（吳文正集，卷六四）列其一生重要事跡如下：

宋開慶元年（一二五九）生（依元史享年七十一，則生于一二五八）。

景定五年（一二六四）六歲入小學。

咸淳三年（一二六七）九歲受春秋。

咸淳九年（一二七三）以流寓試浙西轉運司魁四川士。

元至元廿二年（一二八五）前後，以科舉事廢，遂一意務爲聖賢之學，開門授徒，戶履常滿，中州士大夫多慕而與之交。

至元廿七年（一二九〇）江浙行中書省辟爲杭州路儒學正。

大德二年（一二九八）調崇德州教授。

大德五年（一二三〇一）擢應奉翰林文字。

至大九年（一二三〇五）陞修撰，謁告還江南。戴祖禹爲其子孟淳來請婚。

至大元年（一二三〇八）復爲修撰，預修成宗實錄。

延祐三年（一二三一〇）授江浙儒學提舉。

皇慶元年（一二三一二）召爲國子司業，校文浙江。

延祐四年（一二三一七）陞翰林侍制兼國史院編修官。

泰定五年（一二三一八）出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

泰定六年（一二三一九）移江東道徽寧國廣德三郡。

泰定七年（一二三一〇）考是年鄉舉，得士泰不華。

至治二年（一二三一三）召爲集賢直學士。

三年（一二三一四）兼國子祭酒。三月，皇姊大長公主邀宴於城南天慶寺。至義之，「至聖門，人無乘輿坐，列學工

泰定元年（一二三一四）兼經筵官以疾乞致仕歸。

泰定二年（一二三一五）召拜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

泰定四年（一二三一六）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

至順元年（一二三一八）四月，妻徐氏卒。五月二十二日，卒于杭州私第，年七十。七月十日與夫人合葬於湖州德清縣千秋

鄉。

至順五年（一二三三四）制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追封南陽郡公，謚文肅。

鄧氏豐姿凝粹，氣貌純明，內嚴而外恕，廉潔自守，所至僦屋而居，四壁蕭然。氏於經史百氏之書無不究極其根抵，爲文精深典雅，東南遺老凋落既盡，文章之柄悉歸焉。所著有「讀易類編」，「內制集」，今皆不傳；「素履齋稿」，存元詩選二集內。文集兩卷在四庫全書內。（四庫珍本三集二七六冊）

鄧氏工於筆札，與趙孟頫齊名，仁裕皇后嘗命趙、鄧二氏等以泥金書大藏經。其正行草書，早法二王，後法李邕。虞集曾云：「大德延祐間，漁陽（鮮于樞）、吳興（趙孟頫）、巴西（鄧文原），翰墨擅一代」，（「道園學古錄」卷十頁一〇九，跋鮮于伯幾與嚴處士翰墨）明末王世貞嘗評書云：「元人趙吳興外，鮮于伯幾聲價與之齊，或謂勝之，極圓健，不甚去俗。鄧文原有意晉人而微近粗，曠古有氣韵而少結法，茲三人者吳興流之壺。」（藝苑評，「式古堂書考」卷二）則又增列康里一人，而爲元代四大書家。

### 鄧文原與書畫家之交遊

元初三大書家，趙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三二）約長鮮于樞（一三五七—一三〇二）三歲，長鄧文原（一二五九—一三二八）五歲。三人年齡相近，氣味相投，交往密切，相互切磋，各有成就。

鄧氏雖爲蜀人，但長於杭州，與吳興不甚相遠。兩人先後都曾官集賢直學士，江浙行省儒學提舉，所以活動地區也相近，交往的機會也隨之增多，如趙氏跋定武蘭亭五字不損本云：

「延祐四年歲在丁巳十月廿四日，譚公攜此過余大都咸宜坊寓舍……同觀者巴西鄧文原善之，家弟孟頫子俊，雲間王一初。」（「式古堂書考」卷五頁二五四）

由此可見鄧氏是子昂的座上客，蓋延祐四年（一三一七），鄧氏陞翰待制，與趙氏同官大都，故常相遇從。鄧氏對年長五歲的子昂則是推崇備至，其跋趙氏補唐人書贊近、漢時二帖云：（圖八）

「此帖唐人書無疑，得子昂完補遂成全物。當與蘇子美補懷素自敍同一珍秘，視朱絲爲道玄者異矣。」（「書道全集」

卷一七頁七〇）

又跋至大三年（一三一〇）子昂臨十七帖云：

「右軍十七帖，唐宋名賢多有模榻，但得其彷彿耳。今觀吳興趙公所臨此帖，與右軍筆法纖毫不爽，真得意之書也，後之學者殆難復措手！」（「式古堂書考」，卷十六頁九七）

而子昂對鄧氏，也視之爲「畏友」，當吳澄歸遊浙江，求子昂介紹他自己的朋友，於是子昂爲之羅列了師友的姓名，包括了

錢選等吳興八俊，最後又列進了住在杭州的鄧文原。（見「松雪齋全集」卷六，送吳幼清南還序）因此吳澄在日後也與鄧氏建立了很深的情誼，鄧氏卒後，吳氏爲他撰寫了神道碑，當鄧氏初出爲江浙儒學提舉時曾有詩送之，其詩序云：

「往年初識趙吳興子昂，亹亹說蜀人鄧善之爲畏友。子昂標致自高，平視一世，其所稱許，心有大愜其心而然。越十六年，善之與余俱被當路薦爲翰林國史之屬，始克會於京師，益信子昂之與爲不苟。」（「吳文正集」卷二十五）

相傳在至大二年（一三〇九）秋七月，子昂曾爲鄧氏作溪山深秀圖卷，鄧氏有跋云：

「余朝京師，得與趙君同旅舍，每于閑暇談及吳興山水之勝，意興所到，輒命筆發之。余因以素絹索畫，累歲月始……  
十一時英俊，俱賞羨之，真勝事也！……」（「盛京故宮書畫錄」卷三）

至大二年子昂應在江南，而此圖却云作于大都官舍，與史實相違，當是僞作。此外在「寶繪錄」卷十三，也著錄了子昂爲鄧氏倣王維筆意所作的一畫，子昂題云：

「善之僚長以尺素索畫，淹留浹旬矣。適有客持右丞畫卷見示，遂彷彿爲之，殊失故步，愧哉！庚申三月廿八日孟頫記  
。」

「此畫跡雖不能見，但是張泰階（明末進士）所著的「寶繪錄」一書，已有前人（吳修「青霞館論畫絕句」）指出，其所著錄的「名畫」，大皆僞作，因此這幅畫的真實性極爲可疑，何況在庚申（延祐七年，一三二〇）的三月，在筆者所知的資料裏，鄧氏在江南，並不與子昂同時在朝，兼之讀子昂的題語，也不似他一般的句法和口氣，因此幾乎可以肯定這也是僞跡。但是趙、鄧二人情誼篤好，也確曾同官於大都，所以贈畫之事，也不是全屬於虛烏有，故附及之。

至於趙氏與鮮于問的交往情密，更是爲世所熟知，茲舉子昂哀鮮于伯機詩爲例：

「我生大江南，君在淮水北；憶昨聞令名，官舍始相識。我方二十餘，君髮黑如漆；契合無間言，一見同宿昔。春遊每  
拏舟，夜坐常促席。……至今屏障間，不忍睹遺墨。」（「松雪齋文集」卷三）

鮮于雖爲漁陽（河北）人，但活動於杭州一帶，所以也是在鄧氏的交遊圈內，且甚爲相知相賞。鄧氏於鮮于卒後題其所

「伯幾於書法用功極深，時人鮮有知者。此書規矩瘞鶴銘，觀之令人感歎不已」—(Princeton 大學美術館)(圖十一)又題鮮于公遺墨卷云：

「伯幾於書法用功極深至，每數日相見輒云：近見余某帖，孰離孰合，言語必相劙切，率以爲常。伯幾仙去十載，非特書法如伯機者不可得，而朋友箴規之道，亦使人慨然！」(「式古堂書考」卷十七頁一二七)

鮮于雖只長鄧氏兩歲，但是鮮于對書學認真的鑽研態度以及對他的批評，必定對他的書學造詣產生過很大的影響。趙氏與鮮于除了對鄧氏的書法有規模切磋的影響之外，二氏均爲當時重要的收藏家，而鄧氏則否，因此也在二人處多見古人名跡，對他書法上的進境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其他並時的收藏大家如郭祐之，鄧氏也有交往，其跋歐陽率更的子奇帖云：

「率更所書夢奠及子奇帖嘗獲觀于祐之郭公山房，今三十年矣，俛仰疇昔，爲之慨然！」(「式古堂書考」七頁三三一七)

在元初的畫家之中，除了趙孟頫，與鄧氏交往最密的是高克恭(一二四八—一三一〇)。當高氏爲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在杭州賞識鄧氏及姚式等，曾上薦於朝。後鄧氏官大都，與高氏同時在朝約十年。高氏卒後，鄧氏感懷知遇，曾撰高公行狀，爲後人研究高克恭之重要資料。又屢題高氏畫，在台北故宮所藏的名跡雲橫秀嶺軸(圖十)上，鄧氏題云：

「往年彥敬與僕交極厚善，嘗見作畫時，眞如蒙莊所謂痴傻承蜩者。蓋心手兩得，物我俱忘者也。此卷擬董元尤得意之筆。九原不可復作矣，令人雪涕！」

可見兩人關係不尋常。至於元初文壇與鄧氏有交往者皆是一時之選如：吳澄(一一四九—一三三一)、袁桷(一一六六一一一三二七)、方回(一二二七—一三〇七)、戴表元(一二四四—一三一〇)、任士林(一二五三—一三〇九)、仇遠(一二四七—一?)、陳櫟(一一五二—一三三四)、黃溍(一一七七—一三五七)、釋大訟(一一八四—一三四四)、貢奎(一二六九—一三二九)、馬臻(一二五四—一?)和朱德潤(一二九四—一三六五)等等。在以上諸家的詩文集內，都存有與鄧氏唱酬的文字。

## 鄧文原傳世書跡

元代大書家鄧文原及其書跡

爲了要正確了解鄧氏的書風面貌，因此要對傳世鄧氏作品加以全面搜集，再經排比、分析之後而確定其取捨。以下即將目前搜集所得鄧氏傳世作品經過研判後，分紀年、無紀年、偽跡及刻本，簡介於後。

### 一、紀年書跡

本節以鄧氏自紀年月的作品爲主，但部份鄧氏書跡，雖無紀年，而可據相關資料及前後題跋而判定其書寫年代者，亦包括在此一部份：

①一二八七（至元丁亥）題王獻之保母志（圖一）——此爲傳世鄧氏最早墨跡，見上海徐氏舊藏「宋元名人跋王大令保母志」（一九三〇年代影印本，目前藏所不明）。鄧題五言古詩一首，原無紀年，但卷中鄧跋前後有仇遠、趙孟頫跋，皆紀年丁亥（一二八七），再後並有鮮于樞戊子（一二八八）題名，因此可以肯定鄧跋在丁亥年。小楷書「鳥跡不復見，……誰能決其源。」五言古詩七行，筆法結構，溫醇典雅，體勢蟠扁，有魏晉古意。此時鄧氏年未三十，較之以下二小楷書，筆法略稚嫩。

②一二九四（至元甲午）唐人摹蘭亭敍（「北平故宮法書選」第一集）觀款一行：「至元甲午三月廿日，巴西鄧文原觀」（圖廿一），爲鄧氏三十六歲所書，用筆尖秀，結體工麗，與子昂前一年（一二九三年）跋韓滉五牛閣及明年（一二九五年）跋唐摹蘭亭，用筆結構，均極相似，趙氏年長五歲，當是受子昂影響。

③一二九九（大德三年）臨急就章（「北平故宮法書」第二集），草書用筆尖秀，卷末題款小楷二行：「大德三年三月十日爲理仲雍書于大都慶壽寺僧房。巴西鄧文原」（圖二），用筆光潔，結體略扁，風格與五年前相去不遠。卷後有元人石民瞻、楊維楨、張雨等題跋。

④一三〇七（大德丁未）跋定式蘭亭敍（台北故宮博物院），行書七行：「此蘭亭真刻，用薄紙打，故字差肥，然意度具足，無豪髮遺，精鑒者當自得之。大德丁未秋前十日，鄧文原觀于暨陽喬侯郡齋。」（圖三）鄧氏書此時已四十九歲，但在紀年的行書作品中却爲最早者。其結體寬博，略近正方。卷前除宋人跋外，尚有大德元年（一二九七）鮮于樞，至大二年（一三〇九）七月趙孟頫，及無紀年黃石翁、袁桷跋，皆是真跡。

⑤一三〇九（至大己酉）跋張仲壽書歸去來辭何澄歸莊圖卷，行書六行：「昔賢出處皆真，不爲矯情。觀淵明歸去來敍引可見。疇齋憲書此以遺人，其亦有感也夫。至大己酉八月一日。古涪鄧文原書」（圖四）。（「藝苑掇英」吉林博物館六期）鄧氏此跋僅述及張仲壽書歸去來辭而未及於盡。張氏書時爲己酉夏，鄧氏跋於同年八月，前後只隔數月，蓋當時張書與何畫尚未合裝一卷也。鄧氏書此時爲五十一歲，書法李北海，已有自己面目。同卷又有趙孟頫一跋，紀年延祐乙卯（一三一五），時書畫已合裝。十年後虞集題於鄧書之後，當時張仲壽、趙孟頫皆已去世，故云：「獨鄧祭酒歸然書翰之美，今惟此耳。」此乃鄧跋爲真跡之有力旁證。

⑥一三一八（延祐五年）清居院記（山本悌二郎舊藏，舊版「書道全集」第十九卷）此書爲界格中楷書，乃鄧氏傳世書中最莊重之體，書風在趙孟頫、李北海之間，與子昂十餘年前所書妙巖寺記（見本集第三卷）最爲相似。年款云：「延祐五年（誤書爲月）三月既望，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鄧文原記並書」（圖六）。此書曾經項元汴、卞永譽、安儀周及乾隆等鑑藏，爲鄧氏重要作品。然而下落不明，或已燬於戰火。

⑦一三一九（延祐己未）題王羲之雨後帖（圖五）行書五行：「右王右軍雨後帖真迹，明窓棐几，夜雪初晴，得此展玩，良一快也。延祐己未十二月望左縣鄧文原觀于武林寓舍之素履齋。」用筆舒婉，結體適和，雖已六十一歲而略不顯老態。

⑧一三二三（至治三年）題黃庭堅書松風閣詩卷（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故宮法書」第十八輯）鄧氏書七言絕句一首：「山雨溪雲散墨痕，松風清坐息塵根。筆端悟得眞三昧，便是如來不二門。集賢直學士鄧文原敬題」（圖七）。此詩鄧氏雖未紀年，但卷中元代士大夫十四人如袁桷、馮子振、李洞等均是在至治三年春應皇姊大長公主之命而題，（請參閱「故宮季刊」十三卷一期拙文：女藏家皇姊大長公主）因此可以肯定鄧氏此時詩書於至治三年，鄧氏六十五歲，爲其傳世書跡中有年份可考的最晚年的一件作品，距其去世只有五年。此書多李北海法，其結體較之早年書爲緊峭。

## 二、無紀年書跡

①跋子昂補唐人臨瞻近漢時二帖（「書道全集」十七卷）此爲日本董金舊藏，行書五行：「此帖唐人書無疑，得子昂完補，遂成全物，當與蘇子美補懷素自敍同一珍秘，視朱繇爲道玄者異矣。鄧文原題」（圖八）。此跋較之他書用筆稍輕，結體較

鬆，可能是他中年前期所書。

(2)跋蘇軾東武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宋四家墨寶冊第六開，「故宮法書」第九輯）此帖在元時，曾爲仇遠家藏，有趙孟頫題名，黃石翁短跋，鄧氏僅題觀款一行：「巴西鄧文原釋觀」七字，用筆流美，當爲中年時期書。

(3)致景良郎中尺牘（圖九）（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故宮法書」第十八輯）行草書十三行，爲傳世鄧氏書中較重要的作品，僅次於清居院記及臨急就章。此札書法疏朗流美，頗得晉人風味，較之子昂書札實不相上下。古人書札均無紀年，然此中有句云：「先尊府義士碑下求惡札，俾得附名，以傳不朽」，則當書於吳景良之父卒後。考吳景良名漢傑，爲吳森之第三子，趙孟頫「松雪齋集」第八卷有義士吳公墓銘，知吳森卒於皇慶癸丑五月，享年六十四，葬於九月丙午，據此則此札當書於吳森之卒年（一三二三）。金華黃先生（溍）文集卷二十九有吳府君碑一文，作於泰定二年（一三二五），然以鄧氏書風觀之，當以前者爲近，不應爲其晚年書。（請參閱拙文：鄧文原的致景良尺牘，刊於「故宮文物月刊」十二期）

(4)題高克恭雲橫秀嶺圖軸（圖十）（台北故宮博物院藏，見「故宮名畫三百種」）此畫爲高氏最雄偉之巨作，左上角先有墨行大家李衍至大己酉（一三〇九）年題識，鄧氏題於右上角行書六行（釋文見前鄧氏交遊一節），其末句云：「九原不可復作矣，令人雪涕！」知題時高氏已經去世。高氏生卒爲一二四八至一三一〇，則鄧氏題此必在一三一〇年後。其結體較他書爲緊峭，較近於題黃庭堅松風閣詩卷，當爲其晚年之書。

(5)題趙令穰柳塘遊鵝圖卷（圖十一）（日本藤田美術館藏，「中國繪畫總合圖錄」卷三頁二六七）此卷之畫跡是否爲趙大年真跡，乃另一問題，但卷後元人題跋甚多，鄧氏之前有大德元年（一二九七）錢選，大德己巳（一三〇五）馮子振，及其他無紀年之韓性、澤民等，鄧氏後有劉必大，柯九思等。鄧氏七言詩一首云：「江湖野水明磯澗，蒼木隱映白石頑，樂哉禽鳥居其間，草有葦葭魚口鯉。扁舟不見玄真子，我復胡爲滯留此。承平公子翰墨娛，遺風流韻詩騶虞。宛勝勝王峽蝶圖。巴西鄧文原。」從書風觀之，與跋蘇軾東武帖大約同一時期所書。（筆者未見原跡，然從縮影本觀之，鄧書及前後題跋均似真跡，只有馮子振一題較爲潦草。）

(6)跋鮮于樞書御箴卷（圖十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報），此跋行書三行：「伯幾於書法用工極深，時人鮮有知者。

此書規矩整鶴銘，觀之令人感歎不已。文原。」讀題語，當在鮮于氏一三〇二年卒後，卷後尚有大德甲辰（一三〇四）年周馳及樂元璋跋，至正壬辰（一三五二）年莫昌跋，其他諸跋皆無紀年，自書風觀之，當是鄧氏晚年書。

⑦題畫詩五律一首，（一九三一年，北平古物陳列所影印元明人書集冊內）行楷四行，鋒穎秀麗，似屬較早期書跡。詩云：「芳草孤舟渡，幽居一徑通；江湖春雨外，墟里暮烟中；機息鷗先下，花飛水自東；臨流無限意，畫史若爲工。巴西鄧文原。」（圖十三）

⑧題文同墨竹卷（圖十四）此唯見墨跡照片，原件不知流落何所。鄧氏題大行書六言絕句二首並跋：「翰墨真儒者事，畫□如山未知；判取詩書萬卷，來看風霜一枝。此老墨君三昧，雲山發興清奇；我在蓬萊書府，曾看晚靄橫披。余曩客京師，獲觀文湖州晚靄橫披圖，山谷題識其後，真絕品也。文湖平昔丹青之妙，不止墨竹，故因及之。鄧文原。」鄧跋之前，有李衍延祐己未（一三一九）題，且從書風來看，亦屬其晚年作品，不唯文長共十三行，其書亦佳，爲其諸跋中之重要者。此一書跡或即爲嶽雪樓刻入鑑真法帖中之「題文同竹詩」。

⑨吾妻一向平安札（圖十五），此書札墨跡影印本見於「唐宋金元明清名賢墨寶」（民四十九年，台北世界科學社編印）內。作行草書十三行，爲傳世鄧氏書中最爲自然不經意的作品，原跡似出故宮，但未見於故宮書畫錄。文曰：「連收慶長書知吾妻一向平安，甚喜。我客中幸無恙，但終日勞於酬應，而老陸雖無他過，其蠹不可言，飲食起居多不如意，無奈何也。若還司後未有脫身之計。不知吾妻可同穩兒暫到宣州，伺八月分司却還杭如何？……」由此可知這時鄧氏在宣州任，查其，當延祐六年（一三一九）或稍生平後，已是六十多歲所書，雖用筆草草，而無不中矩。書中述及慶長，乃其唯一的兒子鄧衍（另有二女），三希堂法帖所刻鄧氏家書二帖，皆書付慶長夫婦者。而蠹不可言的老陸，則一定是隨身照顧他飲食起居的蒼頭了。（此帖末行四字似爲「賢妻縣君」，或即刻帖中的「與賢妻縣君」帖。）

⑩題元人畫墨梅圖（圖十六）（「遼寧省博物館藏畫續集」上冊），鄧氏題小草書三行七絕一首：「先生硯池有生氣，墨瀋點成若雪春；驪黃牝牡誰暇論，但想畫法求天眞。」鄧氏書跡以行書及行楷書居多，書札中多作行草書。此題字雖極小，但全作今草體者，唯此一件。

### 三、叢帖中鄧氏書跡

除了以上的傳世墨跡之外，明清兩代的叢帖中還有不少鄧氏書跡，然限於此間圖書館的收藏，未能全見，故僅列目於此，待將來作進一步之研究。

1. 題高尚書畫七古（「東書堂集古法帖」卷十）
2. 書青山七絕（「寶賢堂集古法帖」卷十一）
3. 與伯長樂學士書（「停雲館法帖」卷九）
4. 與簡齋相公書（「停雲館法帖」卷九、「玉烟堂帖」卷二十、「懋勤殿法帖」卷十七）
5. 家書二通（「二希堂法帖」第二十五册）
6. 與仲彬總管書（「滋惠堂墨寶」第八）
7. 與仲彬治中書（「經訓堂法書」第八册）
8. 與賢妻縣君書（「太虛齋珍藏法帖角集」）
9. 題海岸圖七絕（「海山仙館藏真續刻」卷十六）
10. 題文同行詩（「嶽雪樓鑑真法帖」未册）
11. 題趙孟頫黃庭經（「過雲樓藏帖」第六集）
12. 許遂良墨跡觀款（「海山仙館禊敍帖」一卷）
13. 題保母博五古（「契蘭堂法帖」卷七）

以上除13「題保母博」有墨跡影本外，其他諸帖原跡可能大多失傳，可見古帖中保存了不少重要的研究資料。

### 四、偽鄧文原書跡

由以上紀年及無紀年作品可以看出鄧氏書風為標準的元代書風，極易辨識，因為：

1. 與趙孟頫書風極為相近；

## 2. 與子昂同學李北海。

而且從早年至晚年，書風變化不大，只有用筆之老嫩與結體寬窄之異，故早期秀麗雍容，晚期沉着緊勁，由以上的作品及認識為基礎，已不難判定其他書跡之真偽。茲就目前所見偽跡五例略述於後：

(1)跋郭畀雪竹圖卷（圖十三）（台北故宮博物院藏）鄧氏書七言詩一首：「郭君磊落誰與同……爲我進入蓬萊宮。巴西鄧文原題」。行草書六行，雖然根柢於晉人及元人法，但用軟毫中鋒，全無元人及李北海俊爽之氣，與鄧氏風格相去甚遠，其爲贗鼎，不難識別。且同卷後元人跋如鄭元祐及虞集等跋均爲似是而非之作，蓋證其爲偽跡。

(2)行書五言詩軸（圖十九）（無錫秦氏桐陰館舊藏神州大觀第六號）行書四行：「朝搴苑中蘭……陽阿徒晞髮。文原。」此軸書法爽朗，略得晉唐法，但用筆結構甚多米南宮法，爲鄧氏書法中所無，其爲無據之偽作甚明。

(3)跋蘇軾春帖子詞卷（圖二十）（「墨跡大成」二頁一六九）行書十二行，紀年延祐改元七月十又一日，可能是有據的臨本，略得鄧氏之形貌，細察其筆法疲軟，知非真跡。

(4)跋褚景良倪寬傳贊（圖廿一）（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故宮法書」十八輯）行草書四行云：「文原囊在史館，獲觀褚河南書，今見此帖，恍若久別，而復覩其風儀也。泰定四年秋分日。鄧文原識。」在所有偽鄧氏書跡中，此跋最難識破，因爲此書用禿筆且較草，品質不低，書風亦與鄧氏相近，加之倪寬贊爲傳世名跡，故向未有人懷疑。卽筆者本人，也因近日專研鄧氏書法才能肯定其爲偽作，例如：

一、細觀各字結構，均不及鄧氏安排妥帖，  
二、不少筆法顯示倣書者基本訓練與鄧氏不同，如第一行「褚河南」及第三行「泰定四年」各字顯示顏柳筆法，爲其他真跡中絕無者。  
三、其中「觀、見、覩」三字之末筆，均有異於鄧氏習慣，絕不是行草之異，讀者可以自覩真跡中「觀、規」等字相比。

以上諸點在說明基本訓練與筆性與鄧氏有異，故不能以此書爲鄧氏紀年書跡中之最晚者（一三二七，卽鄧氏卒前之一年）而曲意寬容。

⑤ 移守保寧詩・此詩爲高島氏槐安居舊藏名跡，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曾在日本及美國以鄧氏作品多次展出，但經筆者研究，這不但與鄧文原無關，而且是出於明末書家莫是龍之手。由於那牽涉到莫是龍書法的分析，所以將另文專論之。

### 結語

縱觀鄧氏傳世書法，大體以晉唐爲宗與趙孟頫及鮮于樞走的是相同的路子，他的小楷、行書和中楷的風格與發展尤其與子昂相近。（圖廿二）雖然他也建立了個人的風格，並且也達到極高的水準，但是比較起子昂與伯機二家，他對書法藝術的追求沒有二家的狂熱，對古名家的書跡也不極力搜集、研析和鑑賞，兼之傳世作品亦少，而以題跋的小品爲多，所以鄧氏的書名傳到後代不免爲二家所籠罩。但畢竟他曾在衆多的元代書家中脫穎而出，而且鮮于樞去世最早（一三〇二卒），在鄧氏之前二十六年，子昂享年較長，（一三二二年卒），也在鄧氏之前六年。也就是說在鮮于樞後，鄧氏與子昂共領書壇二十年；子昂去世後，鄧氏獨領書壇六年。我們可以想像他的晚年，在當世的書壇有其崇高的地位。實際上，其書跡之佳者，亦能與子昂、伯機二家並列而無愧，是值得現代治書學史的同道們再認識的。

（其餘舊藏未錄，請易者惠存，且用草書得其意，蓋予舊藏未復識，其餘恐與大體相去甚遠，故不錄。）

（行書五言詩跋（圖十二）（無款宋方璣大曆甲子歲四月一日，伊浦吳昌碩題）

立

NATIONAL  
MUSEUM

CHINA

EXHIBITION

COLLECTION

EXHIBITION

COLLECTION

EXHIBITION

COLLECTION

EXHIBITION

COLLECTION

EXHIBITION

COLLECTION

EXHIBITION

（行書五言詩跋（圖十三）（合北苑寫生詩題跋，其餘未錄，故不錄。）

六

行

書

五

言

詩

跋

圖

十

三

圖

題

（行書五言詩跋（圖十四）（合北苑寫生詩題跋，其餘未錄，故不錄。）

七

行

書

五

言

詩

跋

圖

十

四

圖

題

（行書五言詩跋（圖十五）（合北苑寫生詩題跋，其餘未錄，故不錄。）

八

行

書

五

言

詩

跋

圖

十

五

圖

題

（行書五言詩跋（圖十六）（合北苑寫生詩題跋，其餘未錄，故不錄。）

九

行

書

五

言

詩

跋

圖

十

六

圖

題

附錄：鄧文原寫作略年表

至元癸未（一二八三）五月後，撰故溫州宣課都提舉趙公墓誌銘（「巴西集」下）

丁亥（一二八七）跋王獻之保母博誌（見圖，上海徐氏舊藏）

甲午（一二九四）三月廿七日觀唐人摹蘭亭並題，（蘭亭八柱之三，故宮繪畫館）

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四月中澣張雨等題高克恭夜山圖，鄧文原題詩無年款。（「石渠寶笈初編」五九〇頁）

三年（一二九九）夏五月六日與西秦張煥、錢唐吳存眞、屠約同觀劉松年香山九老圖於月泉方丈。（「石渠寶笈初編」

三七五頁。）

丁未（一三〇七）秋前十日觀並題定武蘭亭于贊陽喬侯寓齋。（台北故宮，見圖）

至大己酉（一三〇九）八月一日跋張仲壽書歸去來辭（「藝苑掇英」六期，見圖）

庚戌（一三一〇）職在詞林，撰故汀州上杭主簿徐君墓誌銘（「巴西集」下）

辛亥（一三一一）仲春廿又二日，跋顏真卿書朱巨川告身（「石渠寶笈初編」五二一頁）十一月望日，跋鮮于公遺墨卷

壬申（一三一〇）于素履齋（「式古堂書考」卷十七）

皇慶二年（一三一三）約於是年書致景良郎中尺牘（「故宮法書」卷十八，見圖）

延祐元年（一三一四）七月跋蘇軾春帖子詞（「石渠寶笈初編」三五一頁，墨跡大成本鄧跋不眞，然或爲有據之臨本，見圖）

戊午（一三一八）秋後，題石民瞻藏李公麟揭鉢圖（「秘殿珠林初編」一一一頁）

乙卯（一三一五）秋八月朔，錢唐諸友贈周古愚詩後序（「巴西集」下）

丙辰（一三一六）儒林郎前國子司業撰松江府華亭華藏饑院記（「巴西集」下）

秋八月撰處州龍泉縣重修學記（「巴西集」下）

十一月撰淮安忠武王廟田記（「巴西集」下）

撰奉訓大夫陳君墓表（「巴西集」下）

四年（一三一七）十月廿四日在大都咸宜坊趙孟頫寓舍與子昂、子俊同觀譚氏藏五字不損本蘭亭。（「式古堂書考」卷

庚申（一三一八）五，見圖）

五年（一三一八）三月書清居院記（山本悌二郎舊藏，見圖）

己未（一三一九）十二月望觀王右軍雨後帖真跡於武林寓舍之素履齋。（「石渠寶笈初編」四五九頁，見圖）

約於是年書吾妻一向平安札（見圖）

庚申（一三一〇）六月後撰旌表義士夏君墓誌銘（「巴西集」下）

十月既望撰南山延恩衍慶寺藏經閣記（「巴西集」下）

至治二年（一三一三）約於是年題宋人臨輞川圖（「石渠寶笈續編」九七二頁）

至治三年（一三一三）春，應皇姊大長公主之邀於大都南城天慶寺宴集，並題其藏品如黃庭堅松風閣詩、曹知白十八公圖、

王振鵬龍舟圖等，（「石渠寶笈初編續編」）

泰定乙丑（一三一五）十二月廿又六日跋歐陽率更子奇帖（「式古堂書考」卷七）

四年（一三一七）秋跋褚遂良倪寬贊。（「故宮法書」，此跋爲臨本）

天曆元年（一三一八）卒。中常卿印信高東菴寄山高，臘文題識者無學楚。（「石渠寶笈三編」五九〇頁）

甲子（一二九四）三月初廿日跋唐人墓闕詩（蘭亭八柱之一，姑宮翰林酒）

丁亥（一二八九）跋王憲之吳昌碩畫（見圖）

至元癸未（一二九三）五月刻，對話題用宣州紙，題跋錄（「巴西集」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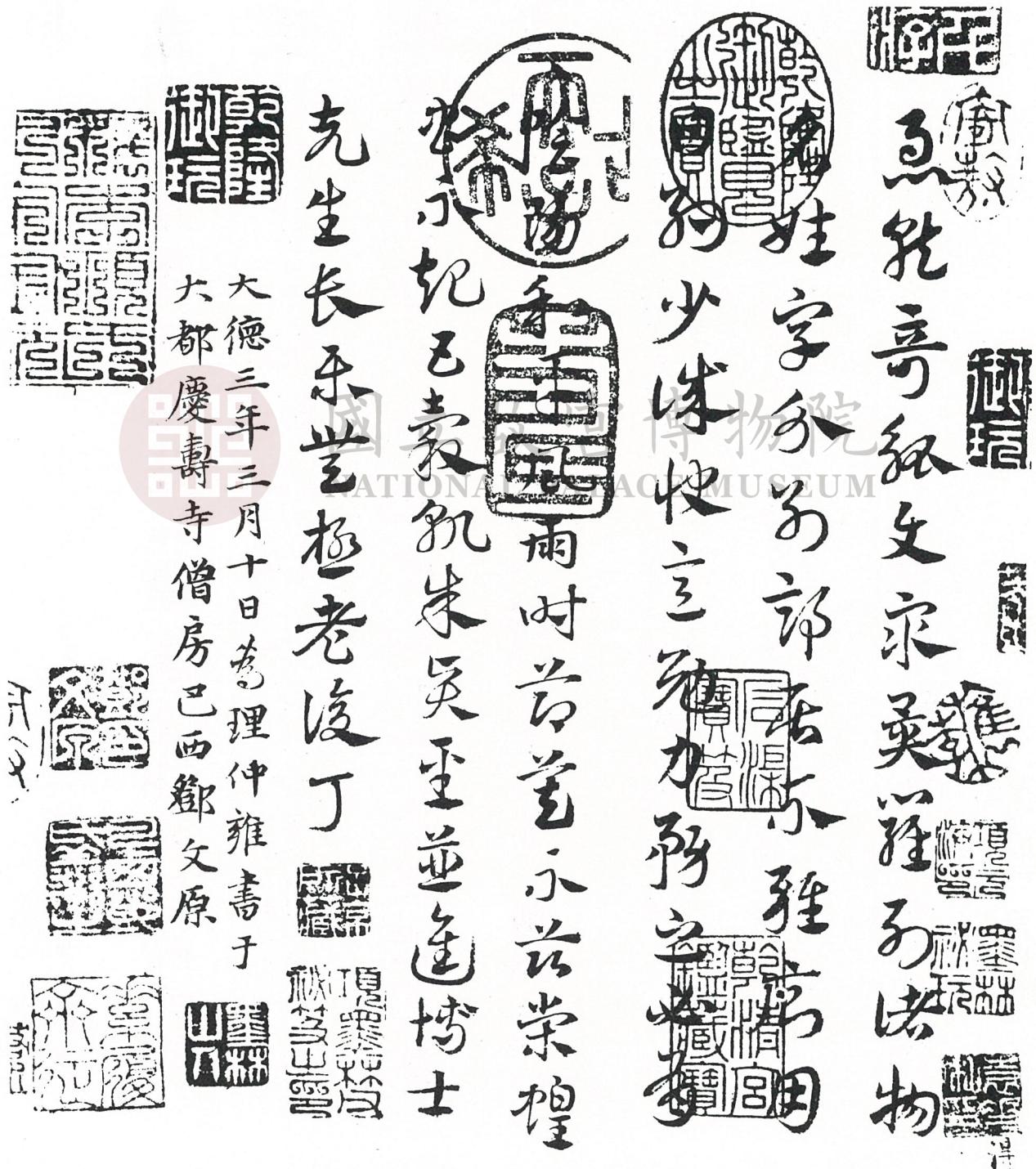
唐書

書法

藏書

鳥跡不復見字體益以篆變化各有極何由使  
還淳右軍天機精物筆端走風雲萬世有能事  
仰之道弥尊後宋獨超詣乃有中令君惜哉  
貞觀厄真迄無立存此碑出千季筆法凜如  
新至寶不論沒終爲絕世珍睛函有真賞  
妙理可忘言深弊今若此誰能決其源  
己酉鄧文原善之父

圖一 鄧文原跋王獻之保母志（廿九歲書）



圖二 鄧文原臨急就章首尾部份（四十一歲書）

原本內閣王氏今以宣和舊損本於此獨未稱鑒定  
題于張德常書固

此蘭亭真刻因薄取  
於坡文字博美肥然意瘦  
具足無言家坡遺精墨  
者當自得之大治一未  
秋矣十日蘇文原觀于  
暨陽為侯郡齋

圖三 鄭文原跋定武蘭亭（四十九歲書）

圖四

鄧文原跋張仲壽書歸去來辭（五十一歲書）

昔賢出處皆真不為矯  
情觀漏明物拂生來叙引  
可見  
騎廡承旨憲壽此以遺  
人其亦有感也夫玉大已  
百六月一日古涪鄉文原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右王右軍雨後帖真迹明  
寒悲几夜雪初晴清此展  
坑良一枝也延祐乙未十二  
月望左絲鄧文原觀于武  
林寫倉之素履齋



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五 鄧文原題王右軍雨後帖（六十一歲書）

圖六 A 鄧文原書清居院記首尾二段（六十歲書）

清居院記  
烏程之職里距吳興郡治  
可一舍而近多平田沃壤  
寶坊雲刹故曰清居院者白  
雲僧如德立國人族費氏生宋慶  
德西觀元年間居家持優婆塞戒

圖六 B 鄧文原書清居院記首尾一段（六十歲書）

為住持先後工役比貲經  
度明祥之博力居多云延祐  
五月既望翰林待國史院編  
制承宣郎兼官員故立碑記  
脩官鄧文原記并書

圖七 鄧文原題黃庭堅松風閣詩卷（六十五歲書）



大英博物館藏

山雨溪雲散墨痕松風清坐  
息產根菴官端恬得真三昧便  
是如來不二門

集賢直學士鄧文原致題



此幅唐人書無疑清子  
昂完補博遂成全物嘗  
與蘇子美補帖自叙  
同一珍祕視其斷為道  
奇者至矣

鄧文原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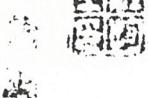


圖八 鄧文原跋子昂補唐人臨瞻近漢時帖

圖九 A 鄧文原致景良郎中尺牘

記事部者  
景良郎中執事吳文交鄭文原  
文原指首  
景良郎中指事比者達閑中  
略敍  
瞻蔚然以老撫不紓剗謹玉  
今以為欠可

國立博物館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九

B 鄧文原致景良郎中尺牘

先尊府義士碑下承乞札  
俾得附名博物傳不朽  
幸之屬以人幸立故宮博物院  
來以今小憲附便奉  
納因具此函條唯  
珍此謹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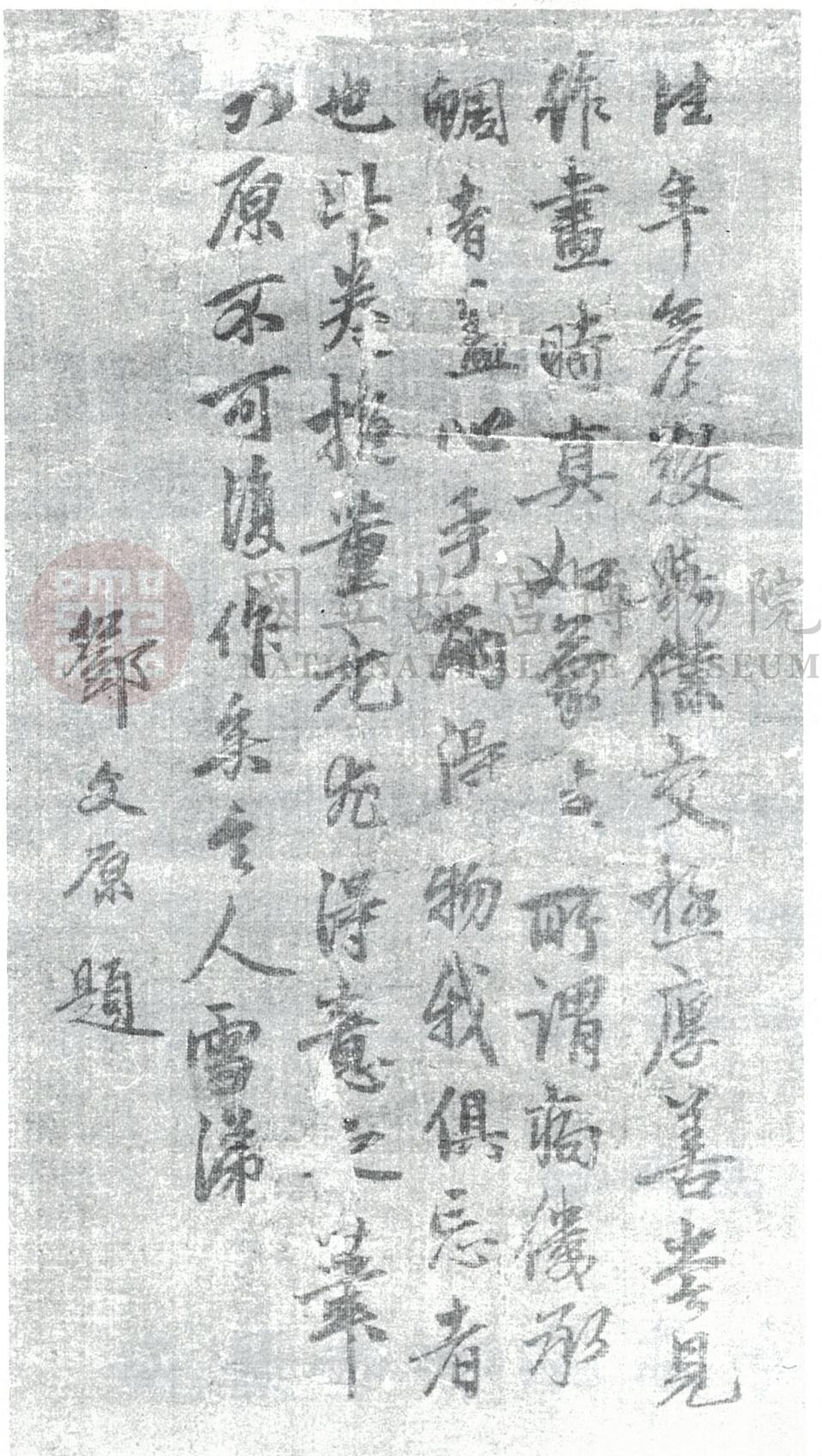
文原 敬



圖十 A 鄧文原題高克恭雲橫秀嶺圖軸



圖十 B 鄧文原題高克恭雲橫秀嶺圖軸



誰識蒼蒼檣柏心

澤民題

江湖野水明磽渟蒼木  
隱暎白石頑崇武禽鳥  
居其間草有薰葭魚  
鯉鯉扁舟不見玄真子  
我道胡若涉此承平

公子翰墨娛遺風流韻

詩騷虞於勝勝王袂縹

圖

己酉鄧文原

柳下鶯鶯花草臥游

圖十一 鄧文原題趙令穰柳塘遊鵝圖卷

圖十二 鄧文原跋鮮于樞書御史箴卷

伯麥於書法用工極深時人  
鮮有知者此書規矩森鶴  
銘觀之令人感歎不已

文原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十三 鄧文原題畫詩

芳草孤舟渡遙居一往通江湖春  
雨外墟里暮烟故中機息幽先下花  
飛水自東流無限意畫史若  
為工

國寶巴蜀

鄧文原

鄧文原



翰墨真儒者事畫  
如山未知刻取詩書萬  
卷來看風霜一枝  
此老墨君三昧雲山叢  
無清奇我石蓬紫玉  
齋曾看晚靄橫披  
余曩嘗  
京師後觀文湖向晚  
靄橫披面山谷題識  
其後真絃品也文湖  
州平昔丹青之妙不  
以墨竹及因及之

鄧文原

圖十四 鄧文原題文同墨竹卷

圖十五 A 鄭文原吾妻一向平安札

連收六書  
事事一向平院物甚喜我今  
中幸無恙但終日苦於砌  
廡而未佳誰無他過其妻  
至之欲乞盡居多不如壹  
多有日也某還可後來有  
脫身之計不知

圖十五 B 鄧文原吾妻一向平安札

脫身之計不知  
多事而回後先轉到室時  
何以日夕可歸還板上有善  
石可乘則此亦有當皆有脫  
眩之衣又無便可乞者首因後  
期子其歸馬使也 三月廿二日  
里中和君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刻上擧人畫異域奇國中  
着筆即義之味余携  
并州蔚裁天香第一  
被賜取玉詔

先生硯池不老名筆傳  
本美玉多謹表狀壯隨  
鴻臚但取空函承玉旨 鄭文原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十六 鄭文原題元人墨梅圖

父原相公事相  
仲彬治中相公之下文原近  
者自相川過家既渡滿地  
意逢一見叙所欲之而雨  
雪相仍之報歸舍遂  
此有

圖十七 鄧文原與仲彬治中書

郭君不私首誰與同毛筆一掃  
仙子空蕭條龍竹卧密雪猗猗  
惟石摩青壁聖人浪跡在京口是  
君此畫以神駕以人識此歲寒景  
為我進入蓬萊宮

巴蜀鄧文原題



圖十八 偽鄧文原跋郭界雪竹圖卷

圖十九 僞鄧文原行書五言詩軸

朝寒衣中蘭畏侵  
此石上月鳥以識夜  
因改之殊無俱清越  
羅与伐羨人竟不來  
陽阿徒晞髮

文原



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二十 僞鄧文原跋蘇軾春帖子詞卷

右蘇文忠公擬進春帖子詞  
本為真迹無疑至於夏更愛  
惜切忌寫模倣讀者猶可左  
見其風節按以元祐元年  
十一月擢居調林雖令輓義  
已為羣邪攻詆明年上疏  
乞外補又明年出守杭州自  
古君子小人消長之豫可以觀  
世變矣元祐之為紹聖良有  
以夫延祐改元七月十又一日

蜀後學鄧文原謹題



立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廿一 僞鄧文原跋褚遂良書倪寬贊

文原署在史館舊觀諸河南  
書之見此帖快多匆匆而後  
觀至風情也泰定四年秋  
今日鄧文原識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